



林 美 琴

民國五十五年生

南加大東亞文化碩士

現職／文字與文化工作者

社會教育講師

作品／散文集〈我們共同擁有〉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復興文藝營散文獎

府城文學獎

救國團金獅獎

在文字逐漸讓位於影像媒體的今日，我對文字仍然有私房的偏愛。一個誠懇的文字創作者，能夠將平凡語言提鍊成心音的圖騰，讓讀者領悟生命的悸動，開啟浩瀚的想像視野，如泉湧的真誠感動，超越語言的表象，大音無聲。這種境界也正是文字創作的藝術高峰，也正是文字式微現象中，文字堅持存在的魅力！

「無聲」所要呈現的，就是世紀末紛擾的花俏型式中，文字藝術回歸心靈故鄉的想望！

一聲鳥鳴撥開爭妍的花姿與蒼鬱的樹影，從天地網路中細細灑落，長聲引領短聲，喚起林間合音、對頌、輪唱……瞬間樹浪翻濤，刷響葉海，驚醒沉睡的蜥蜴咻地鑽過石縫……林林總總的細碎音聲此起彼落，飄來盪去，慢慢消逝在窈冥蒼穹處。

如往常一樣，她來到太平山上，父親長年因貨運工作與山林為伍，父親去世後，她常常來山上，聆聽若有似無的風聲雨聲林聲輕盈拂過，覺得自己忽渺忽存，如同她一直找尋的父親形體之外的飄忽靈魂。

父親去世那天，蟬聲喧嘩的夏日午后，全鎮被熱浪襲捲入鼾息的昏眠，突然電話鈴響，她隔牆聽到母親驚駭而吃力的聲音：「在醫院裡？」

頓時一片沉默。

靜默間所有不安的臆測不停猛烈敲擊她的耳鼓，心房砰然回應，節奏不斷增快。蟬聲乍歇，突然捧出母親拔尖的淒切哀嚎，陣陣陡峭奇險的聲波如驚濤駭浪，瞬間將她搖擺晃盪，沉溺於驚愕不知所措的昏眩中。她從未聽過兇悍的母親如此脆弱、不帶修飾的原音，彷彿過去的辛酸、現在的傷悲、未來的茫然一起在當下撕扯五臟，蛀空所有的感官，在空虛的軀殼流竄迴盪，傷狂痛楚愀苦無助抱憾不捨無奈不甘害怕寂寞似一泓無盡汪洋的海濤，拍擊語言的極限峭壁。

她在絕境中粗略拼湊了事件的面目——父親在修車場上遭崩落的吊車車體重壓身亡。

父親的遺體唇眼緊閉，一向泛黑瘦陷的皮膚因體內積血而顯得紅潤

飽滿，好像睡得很沉，比平日安穩。她撫摸父親毫無傷口血漬的外身，握著父親餘溫的手，喃喃呼喚不醒不語的父親，音聲相隔的冷漠間，依稀憬悟永世訣別的遙遠距離。黃泉路迢迢，友朋安慰母親：父親這樣去世，沒有長年病痛的折磨，連遺容都比平日豐腴飽滿，這是功德圓滿的福氣；姑媽哽咽心疼，抱怨父親一世操勞，連死的時候，雙手都還是沾滿油污；母親卻死命搖晃父親沒有反應的軀體，直罵父親不負責任，去的逍遙，留下她為還未成年的兒女拖磨。眾口咻咻，彷彿父親的生命是一場內容紮實的演講，氣勢磅礴，卻被迫草草結束，留下眾人的驚愕與嘆惋。

令她極度震驚的卻是目擊者的旁白：父親被拖出吊車之外，沒有人敢靠近，等待救護車時，他睜眼躺在灼燙的馬路上靜看天空，這麼熱的天氣，正常人赤腳踩地都受不了的熱度，早就哀嚎了，而父親卻悄然無聲。

她腦中始終迴旋著滾燙柏油路面上垂死無言的父親，心如針椎般刺痛，父親在生死臨界點上沉默無言，想的是人間苦痛歲月的解脫？滿腔的牽掛與遺憾？還是五十年短暫生命的錯愕與不捨？

父親去世翌日，道士高舉招魂幡，到失事現場，要將父親的魂魄引回家。馬路上人聲鼎沸，車輛按鳴喇叭爭先恐後，呼嘯搶著投機的線道，如平日典型的鬧區浮世繪，昨日的死亡事故已經淡如一則茶餘飯後的傳奇，找不到任何遺跡。幡上父親的衣服在風中招手，尋覓它的形體，招魂鈴為咒文吟誦伴奏，召喚父親的魂魄，鈴聲忽清晰忽縹緲，似與迢迢的陰界一番難能解決的牽扯，音聲乍歇，道士以銅板為筊請示天意，銅

板卻總是相背，道士一遍又一遍呼喊父親的名，盡力和陰界斡旋，她靜觀幽冥中沉默的音聲爭執，在熱氣氤氳蒸發的路面，穿透表象世界，依稀感覺父親的存在。

夜裡，周遭狗狺不斷在黑暗中逡巡，年長者言之鑿鑿，說是狗眼能視陰陽兩界，認定父親魂魄歸來，又說靈桌上隱約齒痕的白煮蛋、棺木前壽鞋底的塵埃都是證據。她凝視父親似沉睡的遺體，覺得仍然擁有平日的父親，而語言卻是她與父親唯一的藩籬，卻也因為筴杯的清脆擲地聲成為與父親感應的唯一途徑。

父親無言猝世是她和母親的隱痛，母親提及夜晚常隱約聽到父親的啜泣，似乎在暗喻無法開啟的交流門扉，鄰人建議牽亡魂的靈媒可以為她解惑，母親沉思半晌，在神明案頭燒香膜拜，心事重重向父親邀約而去。

車子顛簸行進幽谷，直入山凹小舍處，狹窄祭壇前，靈媒詭異哼唱，不斷變換各種音色的言語，以顯示形形色色的亡靈依附他身，召來陽世的親人敘談。靈媒有時高呼來訪者小名，叨絮天氣炎熱，可否為他準備一台刨冰機？有時漫罵聲激昂高亢，家財萬貫的老翁亡魂向為遺產紛爭來此的家人埋怨小妾在他入殮時，偷偷拔去他的金戒；有的陪同友人出其不意也被喚住，說是他陰間的祖母不耐寂寞，自動出來向他叮嚀幾句，還溫柔哼唱起家鄉小調來；突然靈媒深深看了母親一眼，牽起母親的手，沉默無聲。

多年來，她心裡常惦念著父親無聲的靈魂，心裡悲苦惆悵，執著認

為平日關愛家人的父親驟然離世，來不及話別，一定走得牽掛、不捨，她也何嘗不是如此，父親初去世時，乍然分別還不覺得淒苦，日子越久，苦痛不斷在挖深思念的鴻溝，歲月累積更多的話語想和父親說，她多麼希望能夠像聲納儀器一樣，藉著聲波反射，探測海底物體的方向與遠近，精確測知父親的存在；也期待拉長收音機的天線，在縹緲眾音匯入當下，能夠聽聞父親的遺言，好慰藉她如刀割般的苦，然而她所受的文明教育不斷否決陰陽靈異的荒謬臆測，科學與玄理在她心內糾葛交戰不已。

於是，探索父親臨死前的心聲與期望，成為她一辈子的遺憾與追尋。

父親去世後幾年，整個社會浸淫在噤若寒蟬的惶惶氛圍裡，竊聽者無孔不入，在你我的電話輕鬆談笑間不經意傳出分享的笑聲，捉摸不定的龐大思維被量身訂作成一套制式的語言模式，不合品管的語言生產者和產品一起被迫淘汰出局，芸芸泅泳的眾生必須學會履冰臨淵的善聽慎言技能，為語言穿上制服，小心測量聽覺公制度量衡的尺度，如狐狸在嚴冬的聽冰絕技，以靈敏的聽覺，勘察平滑的冰下有無流水暗中湧動，無水乃過，以謀生機。收音機裡播音員甜美的嗓音撥撩懷鄉的情緒與壯志未酬的氣慨，夢迴婉約的西湖，奔蕩浩瀚的長江黃河；而在現實生活中，高樓的水泥牆築起鳥鳴的牢獄，卻關不住馬路的轟隆車聲、軋軋的機械聲，隔鄰的麻將聲、主婦高八度的叫罵聲，還有不絕於耳的學童誦書聲，而尺度外龐大的無聲真相如醃製的醬瓜，剖心去籽，攤曬得枯瘦乾癟，加糖加料層層堆疊在陳年老甕中不見天日，只有午夜恍惚間，嬰兒盡情喧洩單純饑渴生理訴求的哭聲，衝破音聲的重重森嚴警戒圍牆，

顯得酣暢淋漓。

而後，壓抑經年的聲音終究從陳年的醬菜古甕中奔竄而出，在四面八方蠢蠢欲動，凌厲的吶喊、抗議、鼓噪、示威由沉重的不滿至輕狂的蔑視，不斷沖蝕厚重的防洪大堤，終至潰堤四處奔流，像是迷失在五線譜外的音符，找不到主旋律，空自跳動的走音在宇宙間推擠求生。群眾麤集怒吼，以銳利閃爍的唇槍舌劍廝殺副挖，鮮血淋漓，語言尺度突破想像空間，光怪陸離；暴力揭露的真相如包裹厚服的保守女子突然被迫剝開衣衫，無能分辨色情或藝術格調的人群言耳鼻舌身意指著裸體莫衷一是，是非在旋轉，以伶牙俐齒與頤指氣使的悍將架勢絕定對錯，長年的痼疾被治癒，卻有更多衝突擦撞的決裂創傷等著醫治。

在眾聲囂囂的餘音中，她驀然在城市邊緣發現寂寞老樂師撥弄月琴的失音影像，在電子合成樂音的聲浪狂潮中，顯得沉靜而落寞；在抗議聲浪的間隙中，一雙雙驚慌失措的泰雅族卡拉社族人欲向天問的空洞眼神，呆視因興建水庫而被淹沒的部落原鄉欲訴難言，只是以族語啞啞不斷哼唱族裡古老的民謠：

我已經很老了

我即將靜悄悄在山林裡死去

晚上你們將聽到

從黝黑的森林裡吹來的風聲

我的孩子們

你們不要害怕

那是我回來看你們

滄狂的歌聲在山林間流浪，喧洩擔憂祖靈來歸而找不到原鄉的焦慮心情，卻更在族群不斷遷徙漂泊的迷途中，逐漸失聲靜默。

於是，她感到深沉的困惑，現實裡不斷挖掘出聲淚俱下的壓抑靈魂，揭穿太平音聲的假像；在魚雁往返逐漸絕跡，電話、答錄機喧騰的語音交際中，她在簡短、客套、曖昧的精簡對話中，聽不到蜷伏的真實心聲；而在 call-in 的媒體輿論狂潮中，她恍惚難辨真偽對錯，如同陰陽交會般詭譎莫測，竟也逐漸失聲無助。

後來，她談了一場只能在邊緣夾縫生存的禁忌愛情，偶然的交談中，在對方身上找到一向失落的二分之一的自己，如唐努烏梁海人特有的一口主音與合聲共存的歌唱絕技，主音是人盡皆解的平凡，合音是無人能解的共振。心裡帶著一個人走路很辛苦，而那人又帶著妻兒一家人，他們如孤立荒陬海濱，前海後峭壁，苦尋不到一條活路。人前說著門面話，攢聚林林總總的私房情話想與他說，私會時卻又千頭萬緒、千言萬語不知如何說起。後來，她學會以一筆勾勒的寫意風格，一言以蔽之，卻發現無聲勝有聲的眼神默契早已收納彼此，因為了解而無爭，因為無爭而無聲，而無聲的情話不落言筌，充沛天地，如同空氣分子無時無刻和她耳鬢廝磨，如「閱讀」一幅雋永柔美的名畫，「描繪」一首動人長恆的樂章，「聆聽」一尊肌理刻劃遒勁的雕像，張口無言，深懂思維的挑逗；拈花微笑，了悟彼此的禪機，自是心靈緊密擁抱，融於一體而無跡，形體



拋卻於千年之後，於是見與不見都無罣礙，最後連見面都顯得臃贅，因此不畏歲月啃噬青春容顏，任憑年老、儘管珠黃，攜手神遊宇宙長恆，她終究在這場愛戀中全身而退卻又全部擁有。

此刻，她離開情人卻帶著愛情來到太平山上，俯瞰居住多年的小鎮，眼臉中透視著小鎮的全方位視野，道路四面八方延伸競跑、屋舍聳立爭高，河流綠野以後現代的疏離結構成為另一空間的殘存，孤獨流浪至大地的盡頭……。眼前因遠距離而無聲演繹沒有干擾的視野，汗涔涔的農夫，大海中舢舨載浮載沉的漁人，市場中來往張羅一家溫飽的買賣人潮，平凡的人生剝掉言語客套的花俏包裝，突顯在單調尋常的行止中，各自為生活奔忙打拼的形影，彷彿卓別林的默片中，卑微人物對愛情、生活的深情專注，人生因而顯得高貴莊嚴。

她如倒帶般追憶多年來對聲音表相的執著，如同她曾經貪念的親情與愛情，因形體不能廝守的遺憾轉而要求聲音的承諾，卻發現語言的極限與假象。而她衝破形體、音聲的絕對界線之後，卻突然翱翔於聲音以外心領神會的浩瀚空間裡。

夜色逐漸湧起，吞沒萬物於黑暗中，只有縹緲的天籟音聲與她密談，她聽到山林鳥啼，想起一則夜鶯與玫瑰的故事，夜鶯為了成全到處尋覓紅玫瑰以獲得愛人芳心的友人，情願讓玫瑰利刺刺入心臟，以噴灑的鮮血染紅玫瑰，當紅豔的玫瑰悄然綻放，正是夜鶯音聲乍歇安息之時。而父親生命結束於為家人溫飽的工作中，躺於滾燙的馬路上，忍受炙熱灼痛卻無聲，遺容安詳如那隻死而無怨無悔的夜鶯，必然有一些犧牲的甘甜超越灼燙肉體的痛苦，超越語言的極限，那年靈媒沉默不語，這是所

謂大音無聲吧！

她將內在的澎湃投入空曠中，天地在林總世象間悄然推衍，簌簌風聲在枝葉間跳躍旋舞，閃過雨聲的縫隙，與天地交融，遙遠的星子悄悄湧入她的胸壑之中，將她向浩瀚的無限推去——一切回歸無聲。